

【 序 幕 】

那一天，是农历七月十五，也就是传统的中元“鬼节”。据说，这一天的夜里不能出门……

可巧，那天老婆出差未回，我一个人在家看着一档没有营养的综艺节目，正闲得发慌，李昂给我打来电话。

“周斌，你干吗呢？”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儿欠扁。

“看电视呢。”我随手点起一支烟。

“别看了，我和刘胖子马上过去找你！”

“找我干吗？”

“打麻将啊！”

“那不还是三缺一吗？”我关掉电视，“再说，今天不是七月十五吗，你们难道不怕鬼？”

“切！”李昂不屑地冷笑，“你是不是不敢出来？”

“你们不用过来了，”我迅速站起来，“我打车过去找你们！”

我暗想，李昂平素十分惧内，不过最近出现了婚姻危机，跟老婆分居了，所以今晚才敢这么疯吧？而刘胖子则是个多年的老光棍，一向精力过剩。

于是，在那个七月十五之夜，三个老男人就这样在鹿港小镇顺利会师了。

李昂身穿一套崭新的深灰色耐克运动装，身后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双肩包，显得精神焕发。这哪儿像是要去打麻将？分明是要去旅行嘛。刘胖子则是衬衫西裤，一如既往的衣冠楚楚，道貌岸然。

可是很遗憾，尽管已经有了三个人，我们还是无法打麻将。这该死的鬼麻将，为什么偏偏要规定四个人打呢？我们只好一边破口大骂，一边再尝试约第四个人。不出所料，我们连续打了十几个电话，结果依然还是三缺一。

刘胖子迷茫地问：“没人敢出来，怎么办？”

李昂考虑片刻，突然提议：“去找杨丽华如何？”

“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。”我马上赞同。

杨丽华是个医生，一起打过几次麻将后，慢慢跟我们成了牌友。她的牌瘾很大，手气也一向很好，我们三个都有过连钱包都输给她的惨痛经历。刘胖子此时已面如纸色，嘴唇颤抖着说：“我怕……”李昂轻蔑地拍拍他：“老刘，你要抱着必死的决心去！”

于是，我们三个开着刘胖子的宝马车，驱车直奔杨丽华的单身宿舍。尽管事先没有电话预约，但我们猜杨丽华一定在。果然，当我们给杨丽华打电话说我们已经到了她宿舍楼下时，神奇的一刻到来了，她居然说，她也正想找我们呢！

五分钟后，长裙飘飘、楚楚动人的她走下来了。看见我们仨时，她不由杏眼一亮，那贪婪的神态，宛如看见了三只待宰的肥羊。但我们马上就发现，她身后还跟着两个姑娘。一个戴着眼镜，衣着朴素，文静秀气，看起来有些腼腆。另一个身高像模特，眼睛大大的，身穿短裙，两腿修长，可恶的是，她脚上还蹬着一双足有十厘米的细高跟鞋，所以我们必须得对她保持仰视。

“她叫赵萱。”杨丽华指着戴眼镜的文静女孩子说，“李昂以前应该见过吧？”

李昂摇了摇头，又马上点头示意：“你好，你好！”

刘胖子的眼神里则闪过一丝异样，不过只在一瞬间就隐藏了起来，热情地伸出了他那肥嘟嘟的大手。

“她叫白香兰，是我中学时候的死党。不过上大学后大家都各自

忙，见面的机会不太多。”杨丽华又指着高挑的“女模特”说。

“你好……”我们纷纷抬头看去。

“今天可是‘鬼节’啊，你们三个女孩子怎么凑到一起的？”刘胖子实在太惊讶了。

“正因为是‘鬼节’，香兰给我打电话说她今天终于不忙了，我就让她赶紧过来陪我了，要不然宿舍里就我一个人，怪害怕的。”杨丽华笑嘻嘻地一指女模特。

“那这位赵……赵姑娘也是过来陪你的？”李昂犹疑地看向赵萱。

“她呀？是我的大学室友，唉，刚失恋的小可怜……”

“丽华，你真是大嘴巴……”赵萱霎时脸红了。

我暗想：看来这个文静的女孩子是来找杨丽华倾诉衷肠的。

杨丽华介绍完毕，问：“我们干吗去？”

是啊，我们该干吗去？这是个问题。我们三人面面相觑，一时都没了主意。期盼的牌局肯定是泡汤了，尽管与杨丽华切磋完毕，只怕也是凶多吉少，但我们依然有些失落。

“我们去咖啡馆坐坐怎么样？”大美女白香兰突然提议。

“这个主意太好啦！”刘胖子最先响应。我和李昂也不反对，在这种连爷们儿都不敢出门的七月十五之夜，能跟三个美女去喝杯咖啡，倒也不坏。

“上车，都上车！”刘胖子热情地招呼三位美女，可是问题来了，一辆车上最多坐五个人，所以最后只能剩下李昂或者我。于是，我和李昂决定让他们四个先走，我俩打车去。

路上的车辆并不算多，等我和李昂终于打上车的时候，刘胖子已打来电话说，他们几个已在天鹅湖畔的伦曼咖啡馆坐下了。我看着李昂问：“你说，刘胖子现在正和三个美女聊什么呢？”

“吹牛呗。”李昂撇了撇嘴。

“那个白香兰足足有一米七五吧？”

“差不多吧，穿上高跟鞋就一米八五了。”

“啧啧，真是个大美女！”

“我倒觉得那个赵萱也挺耐看的。”

“可我感觉那姑娘有点闷啊。”

“人家现在跟咱还不熟嘛，熟了就不一定啦。”

“那姑娘有点儿土，裙子穿得都掉色了。”

“人家那叫朴素好不好？”

“师傅，能在车上抽烟吗？”李昂有些闷闷不乐。

“想抽就抽吧。”司机师傅看起来比较随和。

我和李昂在车上一边抽烟，一边胡扯，很快就到了伦曼咖啡馆。下车后，我们才发现周遭都没有路灯，我们已陷入一片黑暗之中。

“怎么回事啊？平时这一带整晚都灯火通明的。”

“里面黑灯瞎火的，没走错吧？”我们站在伦曼咖啡馆门口，茫然四顾，心神不安。

“应该没错呀？你看，前面就是天鹅湖啊！”

这时候，一个黑乎乎的庞大身影朝我们飘了过来，一把就掐住了李昂的脖子，尖声尖气说：“还我命来——”

“啊——”李昂大喊一声，随后照着黑影就是一拳，“靠，刘胖子，你找死啊！”

刘胖子哈哈大笑，领着我俩走了进去。

“不知哪里的煤气管道泄露了，我们刚到这一会儿，就碰上市区大面积停电，多会儿来电，还他娘的是个未知数呢！”刘胖子迈着他那与身材极不相称的轻盈脚步，带我们走进了最里面的卡间。

烛光摇曳，三个姑娘看起来面若桃花，正端坐在餐桌另一端的沙发上。我先坐下，李昂把双肩包小心翼翼摘下来，就挨着我坐下了。但背包实在太臃肿了，几乎占了一个座拉，以致身躯庞大的刘胖子怎么也挤不进来，便没好气地瞪了李昂一眼，李昂只好把背包塞到了脚

底下。

“点什么，请随意。”刘胖子把酒水单递给对面三个姑娘，摆出一副“我做东”的架势。杨丽华和赵萱亲昵地凑在一起翻看，白香兰则嫣然一笑，优雅地说：“谢谢，我来一杯蓝山咖啡就行了。”

“两杯卡布奇诺！”杨丽华和赵萱也很快达成共识。

“我也要蓝山！”刘胖子皮笑肉不笑地看了白香兰一眼，“美女，不介意我和你一样吧？”

“不介意，呵呵。”白香兰大方地微笑着。

刘胖子又仔细盯着赵萱看，赵萱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，刘胖子干咳一声，神态变得有些不自然。李昂静静注视着刘胖子，目光里满是不屑。

“喂，你们两个呢？”刘胖子粗鲁地把酒水单抛给我和李昂，反正我们早已习惯了这小子的重色轻友，所以虽然心里恨得咬牙切齿的，但当着三位美女，也不便发作。

“我要摩卡。”我把菜单推给李昂。

“一杯芒果汁就行了。”李昂也许是怕别人误会他的口味太不爷们儿，马上又补充道，“喝咖啡我怕晚上睡不着。”

“可是，咖啡机也要用电啊！”杨丽华叹了口气，“也不知多会儿才能来电啊？”

“这位女士请您放心，只要一来电，我们会尽快为您奉上的。”一旁侍立的美女服务员甜美地微笑着。

“还不如去打麻将呢！”李昂抱怨着。

“你行了，”刘胖子冲他吼道，“打麻将也得有电啊，黑灯瞎火的，万一诈和怎么办？”

“我有个提议，”高挑美女白香兰忽然开口了，“我们与其这样干坐着，不如玩一个讲故事的杀人游戏，打发打发时间怎么样？”

“我赞成！”杨丽华也不问规则，就率先拊掌。

“不会吧？”赵萱似乎有些犹豫，“在这样一个停电的七月十五之夜，本就阴森森的，再讲杀人的鬼故事……”

“也不一定非是鬼故事，”杨丽华说，“只要惊悚就行呗？”

“对，谁讲得最惊悚谁请客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赵萱轻轻扶了扶眼镜。

“今天不是‘鬼节’吗？据说街上到处有猛鬼出没，如果谁讲的杀人故事，连鬼都能吓跑了，难道不值得请客庆贺一下吗？”白香兰优雅地往后一甩秀发，“咦？我说，对面三位男士怎么集体噤声了？”

一阵奇异的沉默过后……

“这个提议不……错！”刘胖子大约是硬生生将“不”字后面的“好”字给咽回去了吧。

“哈哈，就是就是，谁怕谁？”李昂强颜欢笑道。

“行！”见大伙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脸上，我也只好点头。

白香兰看着众人说：“游戏开始之前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规则如何？”

“好啊，这个必须有！”

“第一，每一个故事里的人物，都用我们在座六位的名字如何？这样讲出来的惊悚故事，会有强烈的代入感。第二，关于杀人的规则，比方说，假如我讲的故事情节里，最后把刘胖子杀死了……”

刘胖子闻言，马上打了个激灵。

白香兰继续说：“那么接下来，就该刘胖子出场讲故事，然后他的故事里又把杨丽华杀死了，接下来——”

“就该我讲了，对吧？”杨丽华兴奋起来，“我讲到最后，假如又把周斌杀死了，就轮到周斌讲。以此类推，每个人都要被杀死一遍，所以每个人都得讲故事，而且一个人不能重复被杀死，是不是？”

“也对，也不对！”白香兰笑了笑，“在故事的中途，谁都可以被杀死，但只有最后被杀死的那个人，才是下一个要讲故事的人！”

“可这样有一个问题，不一定每个故事里，人物都正好是六个

啊？也许有时多，有时少，少了还好说，如果人物多了，那岂不是名字不够用了？”

“所以，故事里的主要人物必须用我们六个人的名字。男的就是刘志（刘胖子）、李昂和周斌，女的就是杨丽华、赵萱和白香兰。在故事里，我们六个人彼此的关系，可以任意组合，可以是夫妻或者恋人，也可以是朋友或者同事，还可以是亲人或者仇人。总之不受任何限制。至于次要人物嘛，就用张三李四王五赵六代替如何？反正也不重要，只是跑跑龙套嘛。”

“成，就这样吧！”

众人一片附和声。

“谁先开始讲呢？”

半晌没人接话，我这才发现，五双眼睛竟然不约而同地汇聚到了我脸上。

“我先开始？”看着大家充满期待的眼神，我几乎要晕倒在地。

“周斌，快点儿讲吧，开个好头嘛！”

“讲就讲！”我发现我已不可能找到盟友，只好硬着头皮，清了清嗓子，“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果吓人，纯属自找！”

【第一幕】

鸽子斩首行动

1

故事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。

那时候的刘胖子是个卡车司机，肥头大耳，意气风发，每次人们在路上看见他的时候，他都从驾驶室里悠悠探出头来，挥一挥蒲扇般的大手，冲人们“嗨”一声，宛如一个大领导。

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刘胖子正要出车，领导忽然叫他去办公室一趟。刘胖子不敢怠慢，食指毕恭毕敬地叩响了领导的门，随着领导中气十足的一句“进来”，刘胖子一个趑趄就摔了进去。

其实领导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只是他的几个邻居想去 B 城远郊的一个山区里郊游，要搭刘胖子的顺风车。刘胖子自然不敢不答应，于是领导的七八位邻居就坐上了刘胖子的大卡车。

如你所知，那几位乘客只能坐在大卡车的后车斗里，由于是露天的，所以它既不遮阳，也不遮雨。好在那天风和日丽，本来副驾是有一个空位子的，但不知何故，那天没有人愿意坐在刘胖子身旁。

出了城区不久，就上了盘山路。那一天丽日高悬，山花遍野，心情不错的刘胖子自恃车技不错，早把领导嘱咐的“路上慢点儿开”抛到了九霄云外。卡车有如一头暴走的猛兽，在公路上横冲直撞，所向披靡。每到大转弯处的时候，车斗上的乘客就会对着一侧的万丈断崖发出“啊啊”的高声尖叫，空山寂寂，回响不绝。

刘胖子贪婪地享受着这种感官的刺激，在他看来，后面乘客的惊

吓声越大，他就越有成就感。他很满意，不禁有些飘飘然。

又是一个大转弯处，笑眯眯的刘胖子正准备单手点烟，然而就在他刚刚抬起头的时候，断崖已近在眼前！刘胖子暗叫大事不妙，用尽全力踩下刹车，但为时已晚，卡车已不可遏制地朝着断崖一侧强烈倾斜。与此同时，在一连串毛骨悚然的凄厉叫声中，车斗上的数位乘客已齐齐地被一股强大离心力抛出了车外，坠入了深不见底的断崖。最后关头，卡车陀螺般打转了一大圈儿，轮胎险险卡在了一块一米见方的山石上，戛然而止。

“完了！”身负重伤的刘胖子说完这句话后，就昏迷了过去。

刘胖子醒来的时候，夜色已深。当时山风扑面，星光满天，他揉了揉眼，定了定神，想确认一下自己身在何处，然后他就瞥见了车窗外正游弋着的无数双绿荧荧的光斑。他的第一反应是——狼群！也就在这一刻，白天那噩梦般的经历也涌上心头，他再次绝望地大叫：“完了！”

“嗷——嗷——嗷——”

说时迟那时快，随着头狼的一声召唤，群狼的号叫声此起彼伏，响彻群山。一见食物（刘胖子）已蠢蠢欲动，饥饿的狼群再也按捺不住了，它们从山头的各个方向朝卡车俯冲下来，发起了进攻的号角。

绝望的刘胖子赶紧摇上车窗，打着了火，用力踩下油门。可是轮胎被山石卡得太死了，任凭他怎么打轮，车子就是纹丝不动。这时有几头狼已冲至车前，人立而起，连续扑跃，想从车窗上窜进来，幸好挡风玻璃抵挡住了尖利的兽爪。如此几个来回后，狼群攻击未果。

刘胖子知道狼群绝不肯善罢甘休，而他此刻手无寸铁，犹如一只困兽躲在驾驶舱内。更加窘迫的是，车上没有任何食物可以补充体力，仅有的半瓶白开水还在卡车倾斜时全部洒掉了。他惊恐地意识到，葬身狼腹已是不可避免。

狼群也不给他喘息之机，一拨儿接一拨儿地扑向挡风玻璃，嘭嘭

嘭的声响里，狼爪敲击着车窗，仿佛死神在叩门。

到了后半夜，月明星稀，狼嚎声愈发凄厉悠长，挡风玻璃似乎也不再坚固，已出现多处裂痕。

刘胖子终于筋疲力尽，眼前一黑，沉沉睡去。意识朦胧中，他知道自己这一睡可能就再也醒不过来了，可他已不想再挣扎。也就在这时，他听到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在暗夜之中格外响亮。

那是草原猎人的枪声！

……

等到刘胖子醒来的时候，他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

探望他的亲朋好友一一进来的时候，头缠纱布的刘胖子已无法说出任何一个人的名字——他失忆了。

于是，当车祸遇难者的家属大哭大闹着来找他兴师问罪时，刘胖子只能干瞪着布满恐惧的双眼，一遍遍重复着：“你们是谁？”

2

岁月如流，五年一晃而过。

这一天清晨，住在机电厂5号院里的人们，又被一阵熟悉的吆喝声唤醒了。

“哟嗬——啊哈——起——”

“你听，刘胖子又在练武啦！”周斌对妻子杨丽华说，“这傻瓜，一年到头也不闲着，真是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啊。”

“是啊，他也不知从哪儿学的招式，还挺像模像样的呢。”杨丽华一边刷牙，一边看向窗外。

五年来，刘胖子晨起练武的英姿已成为机电厂5号院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可能是大家都受不了和这样一个疯疯癫癫的人做邻居，大

院里的住户有如走马灯一般更换着。

于是，到最后，除了刘胖子以外，院里只有三户人家坚持住了下来，分别是周斌和杨丽华夫妇，李昂和赵萱夫妇，还有一个风情万种的中年寡妇，白香兰。

“哈哈哈哈哈，你们看，这个刘胖子又学会新功夫啦！”一大早上起来喂鸽子的李昂大笑着，兴冲冲地指给人们看。

是的，在刘胖子失忆后，他捡回了自己童年的梦想——习武。也许是那段令他魂飞魄散的人狼对峙经历，仿若武侠小说中的奇遇一般，虽剥夺了他的记忆，却有如神助般打通了他的“任督二脉”。

一夜之间，他的习武境界提升了！从前怎么也整不明白的套路，现在豁然开朗。一动拳脚，虎虎生风，即使是不经意间一抬腿，也能轻易越过成年男人的头顶。

赤手空拳玩腻了，他又开始舞刀弄枪，虽然从未伤过人，但也一度被公认是5号院的头号危险人物。

渐渐的，他的过去已不再被人提起，人们只知道，刘胖子是个傻子，傻子喜欢练武。

一年四季，一顶灰色毡帽像是长在刘胖子的脑袋上，还有他那从来也不变的“嘿嘿”傻笑声，永不疲倦的练武英姿，语无伦次的说话逻辑，都已成为他独有的标签。

在知道了刘胖子不会伤人后，他练武时的场面，便成了众人茶余饭后的快乐之源。尤其是美目流盼的寡妇白香兰，她朱唇轻启的每一句话，都会令刘胖子的表演热情空前高涨。

白香兰笑着说：“刘胖子，给大伙儿耍一套太极拳呗！”

刘胖子说：“嘿嘿，好！”

白香兰笑着说：“刘胖子，给大伙儿表演一下压腿呗！”

刘胖子说：“嘿嘿，好！”

白香兰笑着说：“刘胖子，给大伙儿玩一下剑术呗！”

刘胖子说：“嘿嘿，好！”

众人拍掌大笑：“哈哈哈哈，刘胖子玩得真好哟！”

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前几年里，刘胖子总能给大家带来意想不到的欢乐。那段时间，5 号院的人们似乎无忧无虑，尽享简单忙碌的生活。

但就在 1985 年的冬天，机电厂 5 号院里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怪事。

3

周斌家对门住着李昂和赵萱两口子。

钳工李昂有一双粗壮而有力的大手，他爱养鸽子，而且养了许多。李昂爱鸽子如命，他痛恨一切伤害他鸽子的人与动物，非常非常之痛恨。

周斌至今仍记得，在一个夏天的午后，午睡中的他猛然听到院子里传来李昂歇斯底里的咒骂声：

“×，老子摔死你！×！摔死你个王八蛋，叫你再祸害老子的鸽子！”

全无困意的周斌杨丽华两口子一骨碌爬了起来，他们听到一阵砰砰的巨响，像是有什么东西被狠狠砸在了地上，令人心惊肉跳。周斌想：肯定是有什么人偷鸽子了，正被李昂逮住了痛揍吧？

周斌跑出去时，院里已站满了人。李昂正提着一个麻袋，呼哧呼哧地喘气，赵萱则站在他身旁，神情阴冷。

李昂像举重运动员那样，双手把麻袋高高擎向空中，大吼一声：“去死吧！”人们纷纷向两旁闪避，周斌看到，李昂的麻袋里甩出来一只血肉模糊的野猫。猫狗七条命，这只野猫还没有断气，七窍流

血，做着垂死前的挣扎。在女人们的尖叫声中，李昂又狠狠地踹了野猫两脚。

周斌看得胆战心惊，他没想到，李昂竟对伤害他家鸽子的野猫如此痛恨。而在一个月后，李昂又用同样的办法杀死了一只黄鼠狼。上述事情，似乎就是5号院那场即将来到的恐怖事件的前奏曲。

那是一个冬天的后半夜，睡梦中的周斌，忽然被一阵“沙——沙——沙”的诡异声响惊醒，动静不大，却萦绕在耳边延绵不绝。

周斌杨丽华两口子睡不着了。是什么东西正在院子里游走？他们无法做出判断。于是周斌打着手电筒，壮着胆推开了家门。

夜色浓如墨，皎洁的月光犹如水银泻地，洒满了5号院的每一个角落。

周斌静悄悄地站在门口，朝外看去，霎时间，他的瞳孔猛然放大。他难以置信地望着眼前的一幕，嘴巴大张，面如死灰，浑身如筛糠一般战栗着。

“斌子，外面怎么了？”杨丽华在屋里小声问。

“丽华，快，快……躺下睡觉。”周斌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关上门的，他连滚带爬逃回了床上，一把搂过杨丽华，用被子蒙住了二人的头。“千万别出声！”他颤声说。

李昂家的鸽子被偷走了！这是邻居们第二天才知道的事儿。

李昂乃是附近一霸，居然有人敢偷他家的鸽子？这让院里人出乎意料。晨起的邻居们，看见李昂和赵萱两口子正拿着铁锹和大棒愤愤地站在院落里，李昂正用他粗犷的嗓门恶狠狠地向大家描述着当晚的情形：

“我快睡着了，忽然听到院外鸽子笼那儿似乎有动静，很轻，‘沙沙’的声音。我问小萱是不是外面有声音，她也听见了，我就一骨碌爬了起来。拉开灯，看到鸽笼旁隐约有几个黑影，还能听见受惊的鸽子咕咕叫着。小萱反应快，大叫‘老李，有人偷咱家鸽子啦’，我这

时才想到开门冲出去，一拉门，才发现门从外面给拴死了。我一下子急了，边使劲儿踹门边骂，‘外面哪个狗日的！找死啊，敢偷老子的鸽子’，小萱想打开窗户，但发现同样也被别住了……夜色中，影影绰绰的，全是黑影儿。可奇怪的是，当我嘭地撞开门后，眼前居然什么都不见了……”

然而李昂的鸽子却被偷得一只都不剩了！

“斌子，你昨夜里到底看见啥了？”杨丽华悄悄问周斌。

“咦，斌子，你昨天也出来了？”李昂一听，喘着粗气问。

“没……没有，我可什么都没看见！”周斌果断地摇头，同时冲杨丽华狠狠地使了个眼色。

“真是缺大德了！到底是谁会偷我家的鸽子呢？”赵萱一脸寒霜，扫视着左邻右舍，似乎每个人都是值得怀疑的对象。

“会不会有人跟你家结了仇？”寡妇白香兰问李昂。

李昂两口子阴沉着脸，没有说话。

“嘿嘿，这些鸽子怕是活不了了。”刘胖子不识时机地插了一句。

“活不了你个大头鬼啊！”赵萱冲着刘胖子破口大骂道。

李昂的拳头越攥越紧，面色阴郁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，低着头，毫不理会嘈杂的四周。

刘胖子在对面的矮墙上悠闲地压腿。此刻，唯一能置身事外的人，恐怕就是他了。

白香兰俏生生地走到他身边，媚笑着对大家说：“你们看，刘胖子昨天夜里睡得就像头死猪，现在倒来精神了。要是昨晚有他在，凭这一身功夫，那偷鸽贼保证跑不了！嘻嘻，对吧？”

“没错！”赶来看热闹的人们哄笑着附和。

见大家都来凑热闹，白寡妇接着说道：“我说李昂啊，你请刘胖子给你看着鸽笼吧，保证妥当！”

李昂瞪了白香兰一眼，白香兰识趣地收了声。

刘胖子这时已站在了院落正中，呼哧呼哧地耍着一套拳法，众人看得眼花缭乱。

当刘胖子又一次将腿高高抬向空中时，天空中传来了鸽哨的声音。

“李昂，你家的鸽子飞回来啦！”周斌兴奋地嚷道。

鸽子的确飞回来了，一只接一只，扑棱着翅膀，纷纷落在鸽笼上方。

“咦？怎么没有全飞回来呢？好像少了几只啊！”

李昂飞快地跑过去查看，邻居们议论纷纷。这时，众人也都看到了，有一只白鸽子，身上捆绑着一个“大前门”的烟盒。李昂抓起那只鸽子，拆下烟盒，沉甸甸的，浸着血迹。他马上打开，一颗血淋淋的鸽子头从里面滚落出来。不仅如此，烟盒上还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：今夜子时，这颗鸽子头将换成赵萱的！

李昂顿时浑身泛起一阵彻骨的阴寒。

4

那一天，从傍晚开始，李昂和赵萱两口子便如临大敌，草木皆兵。刚吃过晚饭，就把门紧紧拴上，又顶了一根粗木棒，还特意把菜刀压在枕头下，以备不测。

周斌对杨丽华说：“丽华，你说，李昂两口子是不是结了仇家了？”

杨丽华说：“那几乎是肯定的，一般的恶作剧也不至于这样吓唬人吧？”

“恐怕不单是吓唬人吧，只怕……”周斌目光闪烁，欲言又止。

“斌子，现在就咱们俩了，你老实跟我讲，昨天夜里你推开门后到底看见了什么鬼东西？”

“这个嘛……”周斌不由自主打了个寒战，神情异常恐惧，“丽华，